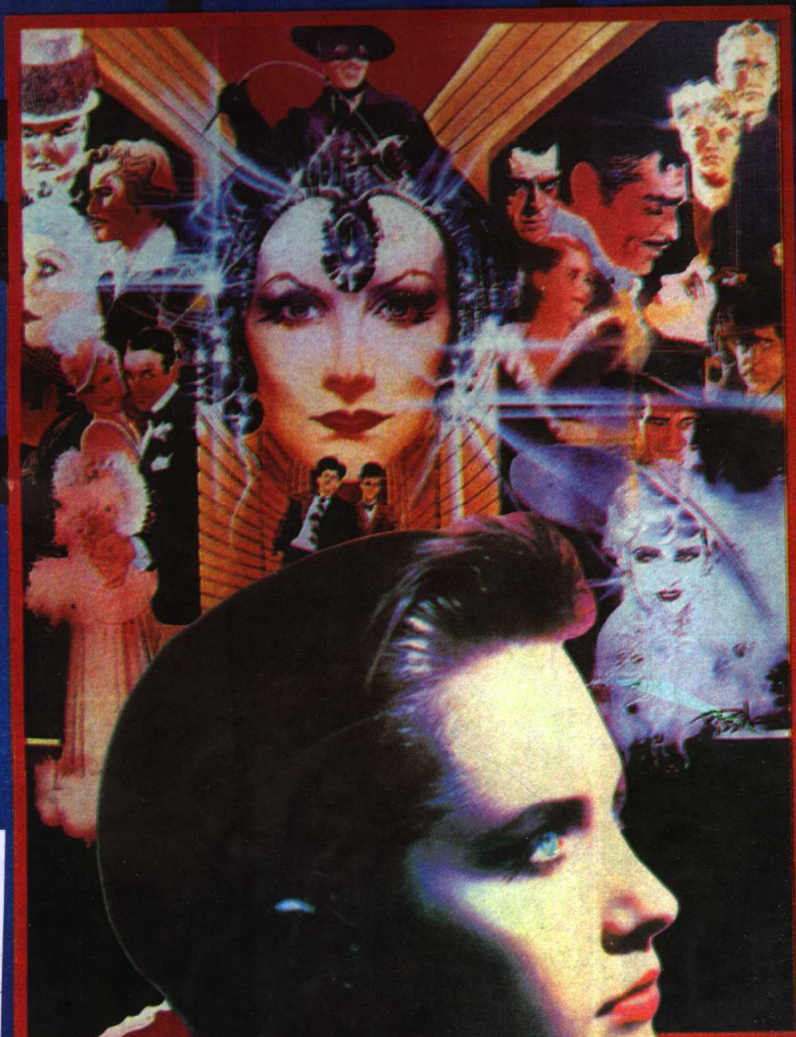


原罪

(美)杰奎·科琳



YUANZUI

352
-5

艺
出
版
社

YUANZUI

YUANZUI

原罪

(美)杰奎·科琳

金易 时紫译



00045/02

花山文艺出版社

(冀)新登字003号

原 罪

(美) 杰奎·科琳

金易 时紫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深泽县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 9.875印张 246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第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6.50元

ISBN7-80505-692-7/I.631

内 容 提 要

美丽的桑迪是好莱坞影坛上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青春影星。她漂亮又善良，洁身自好，不愿出卖色相去求发展。而导演们、老板们注重的是她的外貌，摄影机对准的大都是她的青春玉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她与名声显赫的导演和居心不良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抗争。在爱情上，她笃信感情的神圣纯真，然而爱情之神却没有垂青于她，她一再受到伤害，精神和肉体上都伤痕累累。

查理是好莱坞的喜剧巨星，人到中年，但精神空虚生活并不如意，妻子离异，性感女郎们都只是瞄着他的金钱和地位，无一例外都想利用他跻身影坛，查理为此伤透了心。

当一个性变态狂欲对桑迪施暴时，查理奋不顾身地解救了她。度尽劫波，他们的心在渐渐靠拢，彼此都发现，他们苦苦寻觅的知音就在眼前。



赫伯特·林肯厌恶地盯着妻子玛吉。她四仰八叉地摊坐在电视机前的睡椅上，撇开的两腿间露出肥胖白嫩的大腿。她一手往嘴里塞着橘子，另一只手握着一听啤酒，不时灌两口，橘汁顺着嘴角直往下淌。她身上的蓝布小褂紧绷绷地箍着身子，一侧腋下绷开了一道口子，紧裹在肮脏的乳罩里的一双巨乳挤出了裂开的口子。陌生人很难判断她的年纪，也许会把她估计得比实际年龄长十岁，事实上她今年三十五岁。

“我要走了。”赫伯特说。

玛吉继续盯着电视机，又贪婪地往嘴里塞了些橘子，咕哝着嘴说：“好吧，乖乖。”

赫伯特家就住在一排退了色的旧平房中。临出门他狠狠踹了一脚溜到他脚下的那只玛吉养的猫，随后朝公共汽车站走去。天还没黑，外面格外热。赫伯特为自己没有一辆轿车而恼火。在洛杉矶，除了他，谁人没一辆车。上星期那辆锃亮的灰色雪弗莱还属于他，只因他没有按时交分期付款而被没收掉了。

赫伯特身材削瘦，中等个子，长着一头棕发和一张轮廓鲜明

的脸。他既不美，也不丑，长像极为一般，使人看过后很难留下印象。然而，当他用那双不怀好意的棕色眼睛盯着你看时，你会不由全身一阵战栗。他的目光卑鄙、凶残而又贪婪。

汽车站牌下站着一个墨西哥少女。他扫了她一眼，心里马上对她作出了评价：皮包骨头还太嫩，但毫无疑问还是个处女。上汽车时他狠命用身子挤那女孩，女孩不由回头用惊恐的目光望着他，而他却若无其事地一屁股坐在一位胖太太身旁的空座上。他起先以为那胖太太是某电影明星的管家婆，转念一想，不对，否则，她会有辆自己的车的。

汽车里散发着汗臭味，赫伯特嫌恶地皱皱鼻子。出门前他刚刚冲过澡。有时，他一天要冲上四、五次。他最羡慕狄更斯笔下的小丁姆，他记不清在哪本书上读到过，小丁姆连每次撒完尿都要洗一次澡。他真佩服这股清洁劲儿。

胖太太挪了挪身子，她不喜欢有人用腿挤她。但身旁的赫伯特那平淡无奇的面孔却直朝着正前方，以致胖太太不得不相信他并不是有意挤她。

这老娘们还戴着吊袜带，赫伯特心想。她的一只吊袜带直戳他的腿。他移动了一下胳膊，以使自己的肘触到了她的胸部。胖太太又朝车窗靠靠，赫伯特仍旧毫无表情地看着前方。

胖女人下一站该下车了。赫伯特双膝向前一挺，胖女人不得不费力地挤过他身边。他感觉她肥胖的臀部挤过自己的膝盖不由偷笑了。这头母牛，给她点刺激。女人们就喜欢刺激，连老太太也不例外。

他情意绵绵地想起自己昨天刚刚寄出的那封写给安琪拉·卡特——一个红头发性感电影明星的信。她也许现在正在拜读他的信。要搞到她的住址并不难，他目前的工作正好为他提供了机会：办公室的卷宗里存有大部分电影明星的住址。他在一家汽车

司机服务公司当司机。当你给一个人写信时，确信收信人会拆开你的信是最重要的。

他在信里用滚烫的语言，毫不含糊地告诉安琪拉·卡特他想对她做的事，连一个细节也没放过。

这信是他绞尽脑汁写出的杰作，但愿安琪拉·卡特会欣赏它。

汽车到站了。他下车步行走了不远便到了汽车司机服务公司。



2 一个女人在抚摸躺在她身下的男子。那男人也用手爱抚着女人光滑的后背。

那女子的美别具风格，一头乱蓬蓬的头发披散在脸上，晒成褐色的脸上透着几分野性，两只眼睛是棕黄色的，嘴唇宽阔而性感。

他们躺在床上，一条黑丝绸单子刚刚遮住那女子齐腰以下的部位。她身材窈窕，四肢修长，身体曲线优美，肌肉富有弹性。

她叹了口气，弯腰去吻那男子。那男人同样赤着身子，他棕色的身子显得很强壮，肌肉发达，胸毛浓密。

在他们接吻的当儿，那女子把手伸向地板，从床底下摸出一支小手枪，悄悄对准了那男子的头部。

她最后吻了吻他，嘴里喃喃道：“别了，范腾先生。”

那男子一个鲤鱼打挺，把她掀翻在地，夺过她手中的枪。

她蜷缩在地板上怒视着他。

他仰天大笑。“祝你下次走运，乖乖，你可不是在与童子军打交道。”

她刚要举手打他，传来一声“暂停。”

桑迪·塞蒙飞快伸手护住自己的身子。戏装保管员赶紧给她披上罩衣。

导演艾贝·斯坦慢吞吞走过来。他身材肥胖，嘴里嚼着难闻的老式雪茄烟。他对躺在床上的男人说：“对不起，杰克，动作有点过分。”

杰克·米兰莞而一笑。他虽已四十九岁，但保养得却很不错，头发乌黑，笑容充满诱惑力。正是这微笑使他的票房价值二十年居高不下。“在我身上从不会出现动作过分，老朋友。”

跟前的人哄堂大笑，只有可怜的桑迪披着罩衣蜷在一旁。

她为什么同意拍这部片子？她在意大利、甚至整个欧洲都几乎被看成明星，可在这儿，在好莱坞，她却成了微不足道的无名小卒。

艾贝转向她说：“我说，宝贝儿，我知道你长着一对漂亮的乳房，你要把它们对着米兰先生，嗯？”

“对不起，”她拘谨地说。“当他把我摔倒在地时我很难这么做。或许你会同意我里面穿点东西，如我所要求……”

“不行，那东西不如不穿。”他指的是一些女演员在演裸露镜头时坚持要穿的特殊胸衣。它是用来粘在乳头上的肉色圆状衬垫。桑迪曾要求穿这种胸衣，但因为她在签合同时同意按厂方要求拍片，厂方要求她不戴那玩艺儿，因此她不得不当着所有工作人员的面，只穿一条短裤表演这样的暴露镜头。今天到场的工作人员似乎人数多了一倍。

她真担心又得脱去罩衣。

艾贝仿佛看出了她的心思，说：“去上床，我来教你怎么演。请你来配合一下杰克，你在乎吗？”

“我在乎吗？只要你给我苏格兰威士忌和香烟，我可以一整天只拍这一个镜头。”

人们的笑声更响了。桑迪不情愿地脱去罩衣。她准备对眼前的场景和那些盯着她咧着嘴笑的人们视而不见。

她在床上躺下来，用单子遮着半个身子，一半身子横在杰克·米兰身下。

“现在来慢动作，”艾贝说。“表演你把她摔倒这个镜头。”

杰克伸出强壮的胳膊把她举起来，让她摔到一边。艾贝肥胖的胳膊掠过她的身体，直到两个男人托住她。

“要设法像这样，让她朝着你，”艾贝说。“就这样，太棒了。现在摔到地板上，亲爱的，当你打他时，一定要像这样，背对着摄影机。”

艾贝说着，又把手伸向她的身体。这一次她清楚地觉出他的手绝不是无意识地触到她的乳房的。

“现在暂停，该吃午饭了，”艾贝转向杰克·米兰说。杰克已经下了床正在穿衣服。“所有人员下午两点必须准时到场。走吧，杰克，我给你买苏格兰威士忌。”

桑迪慢慢走到更衣室，眼泪几乎掉下来。她觉得这种待遇真是屈辱。她原以为与杰克·米兰拍片一定是件好事，却原来不过又是一部千篇一律的少女加侦探的故事片。当初她迫不及待地想离开罗马，竟连剧本也没顾得细读。那时，她太渴望一睹好莱坞的风采了。在此之前，她所去过的离好莱坞最近的地方就是里约，她的出生地。

桑迪有过幸福的童年。她的父亲是南美人，母亲是法国人。这对异国夫妻生活得恩爱和谐。

十六岁那年，桑迪立志作演员。她说服了父母，只身赴伦敦就读于一所戏剧学院。父母安排她住到了在伦敦的大姨妈杰丝敏家。当然，她与父母说好，每个节假日都返回里约，只要不喜欢

英国，打起背包就回家。

然而很快，她是否喜欢英国已经变的没什么不同。她动身离家的第二天，她的父母双双死于一场车祸。

桑迪悲痛欲绝。她觉得如果出事时自己在父母身边，事情也许不会发生，为此她自责不已。

父亲几乎没留下任何遗产。他生性慷慨，出手大方，借出去的钱已无法追回。

葬礼过后，桑迪决定继续在伦敦求学。当时她身上只剩下母亲留给她的几千英镑。

新生活使她很难适应。天气寒冷，坎辛敦的公寓房小得可怜，加上那个视感情流露为罪孽的姨妈杰丝敏。

桑迪对新的生活环境既陌生又害怕，她需要关怀和爱。可周围似乎没有人能给她钟爱。

她只有全身心地投入艺术学习。

一年半后的一天她遇到了瑞夫·索兹。

瑞夫是个很有能力的年轻人，眼下他是个生意兴隆的时装摄影师。他也知道自己在走红。一天，他带着三个削瘦的女模特，一个化妆师，一套摄影器具和三条大狗来到桑迪所在的学院。经允许，他准备以校园和学生为背景，为流行时装杂志《时代》拍一组照片。

当时桑迪将头发平平地梳向脑后，为了御寒，上身至少穿着三件线衣，下身穿着宽松下垂的裤子，脸上没施任何脂粉。

瑞夫一眼选中她。他要她松开头发，双膝跪在大狗旁边，抬头仰望着三位女模特。

桑迪为自己得到这个机会而心中暗喜，但表面上却对同学们说，这话儿枯燥乏味极了。

临走，瑞夫递给她一张自己的名片，并告诉她，如果想看照

片，第二天下午六点可去找他。

瑞夫的工作室在福乐汉姆大街对面的街尽头。桑迪费尽周折才找到那里。瑞夫几乎没正眼看一眼走进门的桑迪，只朝她扔过一叠照片。

她专心细看那些照片。与模特们在一起，相形之下，她的脸显得毫无生气。由于穿着几层线衣，她浑身臃肿不堪。

“你多大了？”瑞夫漫不经心地问。

“快十七了，问这干什么？”

“不过是好奇。我有个想法，也许对你有好处。你愿试拍几张吗？”

“是的，我愿意。”

“如果你上像，可以出国玩一星期。除了包吃包住，还另付你一百英镑。”

瑞夫可不傻。这份差事他能赚到一千英镑。如果他雇一个真正优秀的职业模特，一百磅可远远不够用。他从这个女孩身上发现了潜质。用彩照体现那柔嫩的肌肤，是可以赚到一百万美元，那秀美的面庞只要稍加化妆改变发型，定会羞花闭月。他已经厌倦了那些毫无特色的面孔，她们仿佛同出于一个模子。而这个女孩却令人耳目一新。

在短暂的摄影生涯中，瑞夫曾与许多女人同床共寝，其中有走红的女模特，杂志社女编辑，及所有能带给他好处的女人。他身材短粗，不修边幅，可用那男孩式的微笑曾迷倒过不少女人。

他现在想把这魅力施展于桑迪。“你看如何？能不能说服家里人？”

她觉得他很可爱。“是的，我能。明天学校放假，我还没做出其它安排。”

“太好了，那么咱们就开始。你最好脱去衣服，穿上我给你

准备的衣服。哦，把头发松开，不然太难看。”

桑迪不由心里犯起嘀咕。他这是要拍什么像片？当他扔给她衣服时，她犹豫了。

他发现了她的踌躇。“我要给你拍些流行服装照，亲爱的。我要看看你穿上那些衣服后体型怎样。如果愿意，你可以上楼换衣服。”说完，他又埋头鼓捣起摄影机。

她拿着衣服上了楼。她把衣服罩在胸罩和短裤上。这衣服很典雅，她散开头发，款款走下楼梯。

上帝啊，瑞夫心里真感叹。这次他可选对了人。这女孩仪态万方，美极了。看她那两条迷人的长腿。他能想象，在她身上，他可以拍出怎样狂放的照片。从外衣的轮廓看得出她隆起的乳峰。她的步态很别致，非常、非常性感。

他为她拍照花了一个钟头，她自然地摆出各种姿势。他急不可待地想要她脱去那些衣服，她不仅令他喜欢，还会给这次工作带来最佳效果。

计划安排好后他们动身去了摩洛哥。

瑞夫以往对女人的态度从来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这一次却完全被桑迪征服了。

由于和姨妈之间的关系，桑迪发现自己愈来愈经常地与瑞夫在一起。在她十七岁生日那天，瑞夫占有了她。此后不久她就搬进了他的工作室。

杰丝敏姨妈紧抿着嘴唇，一言不发，如同接受生活中所有其它事情一样，接受了桑迪搬出家门。

“我会与您联系的，”桑迪向姨妈保证说。

自从父母去世后，瑞夫是她第一个亲近的人。他们同居的几个月间，桑迪修完了最后一学期的课，瑞夫继续他的工作。这时，桑迪在摩洛哥的玉照问世了。打听这位少女芳名的电话几乎

淹没了杂志社。有人邀她做发型广告，有人请她做牙膏广告，还有一家电影公司请她试镜头。瑞夫对此很不开心，桑迪却为此兴奋不已。杂志社希望瑞夫立即安排同她见面的时间。做电影商业广告收入虽丰厚，瑞夫却劝她不要干了。桑迪没有去做广告，但坚持要试电影镜头。

瑞夫带她去罗马拍照，桑迪在此期间很快爱上了这座城市，这里使她想起了里约。

回来后她担任了试拍时那部片子中的一个角色。

瑞夫一直闷闷不乐，他因自己不能分享到桑迪的一部分而嫉妒万分。他从他们同居来第一次开始同其他女人厮混，在她回来时，他喝得酩酊大醉，当着她朋友的面羞辱、取笑她。

桑迪不明白，瑞夫怎么变得对她如此刻薄。她到底做错了什么？

瑞夫害怕失去她，他无法解释自己因桑迪的成功而产生的心态。

桑迪接连演了几个小角色后她的第一部片子上映了。其后她又应邀去罗马拍片。

“去拍吧，”瑞夫痛苦地说：“咱们终归该分手了。”

为了彻底了结他们之间的关系，瑞夫对她说他已另有所爱。

桑迪在罗马拍片大获成功，在一连几部片子里，她充分展示了自己迷人的神韵。

认真作个小演员的初衷已经被桑迪抛在了脑后。她每到一处似乎都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引起轰动。她对此非常激动。

意大利的男人们使出浑身解数追求她，可她心里却仍想着瑞夫。他是她接受的第一个男人，她爱过他，并也曾认为他是爱她的。

然而这时，保罗出现在她的生活中。他所要带给她的注定只能是灾难。

“塞蒙小姐，”有人在敲更衣室的门。“塞蒙小姐，请你回拍摄现场。”

桑迪下意识地在镜子里审视了一下自己，她依稀记得自己还没吃午饭。好吧，只得回去同迷人的艾贝·斯坦和兴高采烈的杰克·米兰周旋。那个杰克至今还未同她讲过一句话。好莱坞的头一脚竟是这样一个开端。

拍摄场内一片忙碌。要拍暴露镜头的消息已经传开，三一群两一伙桑迪不曾见过的男人遍布了拍摄警戒线周围。她还注意到有几个面孔陌生的男人手里拿着照像机。艾贝·斯坦和杰克·米兰还没有到来。

同她有过口角的化妆师走到她跟前。桑迪觉得跟他争执实在很蠢。当时她想同平时一样为自己打眼影，却遭到那化妆师的拒绝。桑迪火了，那人与她见面刚刚不过五分钟，他怎会比她更清楚该如何为自己打眼影。桑迪坚持自己做，那化妆师气得直跺脚，他嘴里低声骂着“肮脏的外国小娘们，”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

现在他又手拿化妆盒和海绵凑到她跟前。“脱下罩衣，我要检查你身上的化妆。”他对桑迪说。

化妆师身后是一伙他纠集来看热闹的家伙，桑迪瞪了他一眼，“今天上午那个女人哪儿去了？”

“她去别的拍摄场了。别不好意思了，谁没见过你那对大乳房。”

她感到脸上一阵发烧，转身要离开现场，却迎面撞上杰克·米兰和艾贝。

“你要往哪儿跑，宝贝儿？”艾贝的胖手一把握住桑迪的胳膊。“把这场拍完，来吧。”说着，拉着她回到场地。

她突然想起她不能当着这一群人的面脱去罩衣，于是对艾贝说，“在意大利拍这样的镜头是要清场的，我请你们也这么做。”

“哦，是吗？”艾贝咳嗽一声吐了口痰。“这儿不是意大利，宝贝儿，这些小伙子个个有工作，一个也离不开。”

很少发脾气的桑迪生气了，“既然这样，你们自己拍吧，我不拍了，我是个演员，不是供人观赏的动物。”

“啊哈！”艾贝轻蔑地抽抽鼻子说：“一个演员，嗯？一个只会把乳房对准摄影机的演员。别跟我摆谱了，宝贝儿，你已经签过合同了，还记得吧？”

“不错，我记得很清楚。不过，太对不起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不能拍。”

说罢，她大步走出了拍摄场。

这是第一次有人中途退出杰克·米兰参演的片子。

3 俯瞰索尼公园的餐馆里，查理·布鲁克正与一位姑娘并肩坐在昏暗的灯光下。几个侍者徘徊左右随时准备听候差遣。

他们在饮咖啡，姑娘那双明亮的眸子飞快而贪婪地扫过整个餐厅。她年轻貌美，而查理相形之下却苍老许多。他已年近四十，架着一副笨重的角质架眼镜，长脸盘上笼罩着悲哀。

“但愿妈妈此刻见到我！”姑娘忽然说。

“什么？我的乖乖。”查理身体俯向她，在桌布下摸索她的手。

“我是说妈妈，”姑娘仍旧神采飞扬地说，“她完全想象不到，我会这样的地方同你坐在一起。”

“那为什么？”他紧紧地捏了一下她的手。

“嗯，你知道，”她咯咯笑着说，“当初他们几乎不相信我会在那次选美中取胜并来到伦敦，我们那里人太土，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他们知道我现在在同一位真正的大明星坐在一家豪华的餐馆里，他们会怎么想。”

“你真是一个可爱的小东西。”

她显得很高兴。“你这样认为？”她将手盖在他手上。“我妈妈常说我是块上银幕演电影的料。”她满怀希望地望着他，“你看怎样？”

他缩回了自己的手，招呼旁边的一位侍者，“我看咱们该走了，明早我还有急事。”

“噢”她显得很扫兴，“我还以为你会带我到你的住房看看你的新剧照呢！”

“改天吧。”他的态度已经变了，疏远而匆忙。

领班赶紧走过来，“您过得愉快吗？布瑞克先生？”查理站起身，“谢谢你，好极了。”

“我上星期看过你的新片，布瑞克先生，很有趣，真的，非常有趣。很高兴您今晚肯赏光来这里。”

“谢谢你。”

他们走出餐厅。伦敦夜晚天气寒冷，下着霏霏细雨。门口仆役赶紧过来关照。“晚安，布瑞克先生，您的车就要到。”

一辆黑色的大“奔特里”车驰了过来，他们上了车。

“谢谢，先生，太谢谢了。”门役一面接过面值很大的小费，一边说。

轿车静静地启动了。

“去哪里？”司机问。

“先送我回旅馆，乔治，然后送玛丽蒙特小姐回家。”

“好的，先生。”乔治脸上掠过一丝微笑：又一个喂饱了肚子的小鸟被打发回家了。

他们都沉默了，一直到轿车开到旅馆。姑娘被查理突然改变的情绪搞得迷惑不解，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确实不想带我上楼去吗？”停车时她问。

“你的确很可爱，亲爱的。但你看，天都快亮了，下星期我给你去电话。”说着他很快走出轿车，“再见。”

他原地不动目送轿车缓缓地倒退着汇入街上川流不息的车流。蠢丫头，他想。难道这就是她们乐意跟他出去的唯一原因？她们真以为他会被她们利用，满足她们当演员的愿望。

他已记不清迄今为止女人们用过多少手段和花样多少次向他提出这类要求了。直率者这样问：“你认为可以带我去参加试镜头吗？”转弯抹角者这样暗示：我一直对表演很有兴趣。女演员们则说：“我们代理人认为我是您下部片子的最佳女主角人选。”

罗娜曾经警告他，嘲笑他。“噢，是的，确实如此。”她过去曾说，“有成千上万个女孩排着队等着与你上床。但亲爱的，你要问问自己，她们是要你这个人本身，还是要查理·布瑞克这个大名？”

他们的离婚案几个月才了结。十二年的婚姻就这样毁了。罗娜有了另一个男人。两个孩子在他们之间来回穿梭，尽管他与许多人在一起，但可怕的孤独感却无人能填补。

他步入旅馆。服务台办事员赶紧吩咐服务人员走上前。

“刚才有人从好莱坞给您来过电话，布瑞克先生。”

“我在房间里接电话，请转过来。”他说。